

古杭梵天寺沙門實賢撰  
省庵大師著

勸發菩提心文

## 勸發菩提心文

古杭梵天寺沙門實賢撰  
省庵大師著

不肖愚下凡夫僧實賢，泣血稽顙，哀告現前大眾，及當世淨信男女等，惟願慈悲，少加聽察。嘗聞入道要門，發心爲首；修行急務，立願居先。願立則眾生可度，心發則佛道堪成。苟不發廣大心，立堅固願，則縱經塵劫，依然還在輪回；雖有修行，總是徒勞辛苦。故華嚴經云：「忘失菩提心，修諸善法，是名魔業」。忘失尙爾，況未發乎？故知欲學如來乘，必先具發菩薩願，不可緩也。

然心願差別，其相乃多；若不指陳，如何趨向？今爲大眾略而言之，相有其八，所謂：「邪正真偽大小偏圓」是也。云何名爲「邪正真偽大小偏圓」耶？

世有行人，一向修行，不究自心，但知外務。或求利養，或好名聞，或貪現世欲樂，或望未來果報。如是發心，名之爲邪。既不求利養名聞，又不貪欲樂果報，唯爲生死，爲菩提。如是發心，名之爲正。念念上求佛道，心心下化眾生。聞佛道長遠，不生退怯；觀眾生難度，不生厭倦。如登萬仞之山，必窮其頂；如上九層之塔，必造其顛。如是發心，名之爲真。有罪不懺，有過不除，內濁外清，始勤終怠。雖有好心，多爲名利之所夾雜；雖有善法，復爲罪業之所染汙。如是發心，名之爲偽。眾生界盡，我願方盡；菩提道成，我願方成。如是發心，名之爲大。觀三界如牢獄，視生死如怨家；但期自度，不欲度人。如是發心，名之爲小。若於心外見有眾生，及以佛道，願度願成；功勳不忘，知見不泯。如是發心，名之爲偏。

若知自性是眾生，故願度脫。自性是佛道，故願成就。不見一法，離心別有。；以虛空之心，發虛空之願，行虛空之行，證虛空之果，亦無虛空之相可得。如是發心，名之爲圓。

知此八種差別，則知審察；知審察，則知去取；知去取，則可發心。云何審察？謂我所發心，於此八中，爲邪爲正？爲真爲僞？爲大爲小？爲偏爲圓？云何去取？所謂去邪、去僞、去小、去偏，取正、取真、取大、取圓。如此發心，方得名爲真正發菩提心也。

此菩提心，諸善中王；必有因緣，方得發起。今言因緣，略有十種。何等爲十？一者念佛重恩故，二者念父母恩故，三者念師長恩故，四者念施主恩故，五者念眾生恩故，六者念生死苦故，七者尊重己靈故，八者懺悔業障故，九者求生淨土故，十者爲令正法得久住故。

云何念佛重恩？謂我釋迦如來，最初發心，爲我等故，行菩薩道，經無量劫，備受諸苦。我造業時，佛則哀憐，方便教化，而我愚癡，不知信受。我墮地獄，佛復悲痛，欲代我苦，而我業重，不能救拔。我生人道，佛以方便，令種善根，世世生生，隨逐於我，心無暫捨。佛初出世，我尙沈淪，今得人身，佛已滅度。何罪而生末法？何福而預出家？何障而不見金身？何幸而躬逢舍利？如是思惟，向使不種善根，何以得聞佛法？不聞佛法，焉知常受佛恩？此恩此德，丘山難喻。自非發廣大心，行菩薩道，建立佛法，

救度眾生，縱使粉身碎骨，豈能酬答？是爲發菩提心第一因緣也。

云何念父母恩？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。十月三年，懷胎乳哺；推乾去濕，咽苦吐甘，才得成人。指望紹繼門風，供奉祭祀。今我等既已出家，濫稱釋子，忝號沙門。甘旨不供，祭掃不給；生不能養其口體，死不能導其神靈。於世間則爲大損，於出世又無實益。兩途既失，重罪難逃。如是思惟，惟有百劫千生，常行佛道；十方三世，普度眾生。則不惟一生父母，生生父母，俱蒙拔濟。不惟一人父母，人人父母，盡可超升。是爲發菩提心第二因緣也。

云何念師長恩？父母雖能生育我身，若無世間師長，則不知禮義；若無出世師長，則不解佛法。不知禮義，則同於異類；不解佛法，則何異俗人？今我等粗知禮義，略解佛法，袈裟被體，戒品沾身。此之重恩，從師長得。若求小果，僅能自利；今爲大乘，普願利人，則世出世間二種師長，俱蒙利益。是爲發菩提心第三因緣也。

云何念施主恩？謂我等今者，日用所資，並非己有。二時粥飯，四季衣裳，疾病所需，身口所費，此皆出自他力，將爲我用。彼則竭力躬耕，尙難糊口；我則安坐受食，

猶不稱心。彼則紡織不已，猶自艱難；我則安服有餘，寧知愛惜？彼則華門蓬戶，擾攘終身；我則廣宇閑庭，悠遊卒歲。以彼勞而供我逸，於心安乎？將他利而潤己身，於理順乎？自非悲智雙運，福慧二嚴，檀信沾恩，眾生受賜，則粒米寸絲，酬償有分，惡報難逃。是為發菩提心第四因緣也。

云何念眾生恩？謂我與眾生，從曠劫來，世世生生，互為父母，彼此有恩。今雖隔世昏迷，互不相識，以理推之，豈無報效？今之披毛帶角，安知非昔為其子乎？今之蠕動蜎飛，安知不會為我父乎？每見幼離父母，長而容貌都忘，何況宿世親緣，今則張王難記。彼其號呼於地獄之下，宛轉於餓鬼之中，苦痛誰知？饑虛安訴？我雖不見不聞，彼必求拯求濟。非經不能陳此事，非佛不能道此言，彼邪見人，何足以知此？是故菩薩觀於螻蟻，皆是過去父母，未來諸佛，常思利益，念報其恩。是為發菩提心第五因緣也。

云何念生死苦？謂我與眾生，從曠劫來，常在生死，未得解脫。人間天上，此界他方，出沒萬端，升沈片刻。俄焉而天，俄焉而人，俄焉而地獄、畜生、餓鬼。黑門朝出而暮還，鐵窟暫離而又入。登刀山也，則舉體無完膚；攀劍樹也，則方寸皆割裂。熱鐵

不除饑，吞之則肝腸盡爛；烱銅難療渴，飲之則骨肉都糜。利鋸解之，則斷而復續；巧風吹之，則死已還生。猛火城中，忍聽叫嗥之慘；煎熬盤裏，但聞苦痛之聲。冰凍始凝，則狀似青蓮蕊結；血肉既裂，則身如紅藕華開。一夜死生，地下每經萬遍；一朝苦痛，人間已過百年。頻煩獄卒疲勞，誰信閻翁教誡？受時知苦，雖悔恨以何追？脫已還忘，其作業也如故。鞭驢出血，誰知吾母之悲？牽豕就屠，焉識乃翁之痛？食其子而不知，文王尚爾；啖其親而未識，凡類皆然。當年恩愛，今作怨家；昔日寇仇，今成骨肉。昔為母而今為婦，舊是翁而新作夫。宿命知之，則可羞可恥；天眼視之，則可笑可憐。糞穢叢中，十月包藏難過；膿血道裏，一時倒下可憐。少也何知，東西莫辨；長而有識，貪欲便生。須臾而老病相尋，迅速而無常又至。風火交煎，神識於中潰亂；精血既竭，皮肉自外乾枯。無一毛而不被針鑽，有一竅而皆從刀割。龜之將烹，其脫殼也猶易；神之欲謝，其去體也倍難。心無常主，類商賈而處處賓士；身無定形，似房屋而頻頻遷徙。大千塵點，難窮往返之身；四海波濤，孰計別離之淚？峨峨積骨，過彼崇山；莽莽橫屍，多於大地。向使不聞佛語，此事誰見誰聞？未睹佛經，此理焉知焉覺？其或依前貪戀，

仍舊癡迷；只恐萬劫千生，一錯百錯。人身難得而易失，良時易往而難追。道路冥冥，別離長久；三途惡報，還自受之。痛不可言，誰當相代？興言及此，能不寒心？是故宜應斷生死流，出愛欲海；自他兼濟，彼岸同登。曠劫殊勳，在此一舉。是爲發菩提心第六因緣也。

云何尊重己靈？謂我現前一心，直下與釋迦如來無二無別，云何世尊無量劫來早成正覺，而我等昏迷顛倒，尙做凡夫？又佛世尊則具有無量神通智慧，功德莊嚴，而我等則但有無量業繫煩惱，生死纏縛。心性是一，迷悟天淵，靜言思之，豈不可恥？譬如無價寶珠，沒在淤泥視同瓦礫，不加愛重。是故宜應以無量善法，對治煩惱。修德有功，則性德方顯，如珠被濯，懸在高幢，洞達光明，映蔽一切。可謂不孤佛化，不負己靈。是爲發菩提心第七因緣也。

云何懺悔業障？經言：犯一吉羅，如四天王壽五百歲，墮泥犁中。吉羅小罪，尙獲此報，何況重罪，其報難言！今我等日用之中，一舉一動，恒違戒律；一餐一水，頻犯尸羅。一日所犯，亦應無量，何況終身歷劫，所起之罪，更不可言矣。且以五戒言之，十人九犯，少露多藏。五戒名爲優婆塞戒，尙不具足，何況沙彌、比丘、菩薩等戒，又不必言矣。問其名，則曰我比丘也；問其實，則尙不足爲優婆塞也，豈不可愧哉！當知佛戒不受則已，受則不可毀犯；不犯則已，犯則終必墮落。若非自愍愍他，自傷傷他，身口並切，聲淚俱下，普與衆生，求哀懺悔，則千生萬劫，惡報難逃。是爲發菩提心第八因緣也。

云何求生淨土？謂在此土修行，其進道也難；彼土往生，其成佛也易。易故一生可致，難故累劫未成。是以往聖前賢，人人趣向；千經萬論，處處指歸。末世修行，無越於此。然經稱少善不生，多福乃致。言多福，則莫若執持名號；言多善，則莫若發廣大心。是以暫持聖號，勝於布施百年；一發大心，超過修行歷劫。蓋念佛本期作佛，大心不發，則雖念奚爲？發心原爲修行，淨土不生，則雖發易退。是則下菩提種，耕以念佛之犁，道果自然增長；乘大願船，入於淨土之海，西方決定往生。是爲發菩提心第九因緣也。

云何令正法久住？謂我世尊，無量劫來，爲我等故，修菩提道，難行能行，難忍能

忍，因圓果滿，遂致成佛。既成佛已，化緣周訖，入於涅槃。正法像法，皆已滅盡，僅存末法，有教無人。邪正不分，是非莫辨；競爭人我，盡逐利名。舉目滔滔，天下皆是。不知佛是何人？法是何義？僧是何名？衰殘至此，殆不忍言；每一思及，不覺淚下。我爲佛子，不能報恩。內無益於己，外無益於人；生無益於時，死無益於後。天雖高，不能覆我；地雖厚，不能載我。極重罪人，非我而誰？由是痛不可忍，計無所出。頓忘鄙陋，忽發大心。雖不能挽回末運於此時，決當圖護持正法於來世。是故偕諸善友，同到道場，述爲懺摩，建茲法會。發四十八之大願，願願度生；期百千劫之深心，心心作佛。從於今日，盡未來際，畢此一形，誓歸安養。既登九品，回入娑婆，俾得佛日重輝，法門再闡。僧海澄清於此界，人民被化於東方；劫運爲之更延，正法得以久住。此則區區真實苦心。是爲發菩提心第十因緣也。

如是十緣備識，八法周知，則趣向有門，開發有地。相與得此人身，居於華夏。六根無恙，四大輕安；具有信心，幸無魔障。況今我等，又得出家，又受具戒，又遇道場，又聞佛法，又瞻舍利，又修懺法，又值善友，又具勝緣。不於今日發此大心，更待何日？

惟願大眾，愍我愚誠，憐我苦志，同立此願，同發是心。未發者今發，已發者增長；已增長者，今令相續。勿畏難而退怯，勿視易而輕浮；勿欲速而不久長，勿懈怠而無勇猛。勿委靡而不振起，勿因循而更期待；勿因愚鈍而一向無心，勿以根淺而自鄙無分。譬諸種樹，種久則根淺而日深；又如磨刀，磨久則刀鈍而成利。豈可因淺勿種，任其自枯？因鈍弗磨，置之無用？又，若以修行爲苦，則不知懈怠尤苦。修行則勤勞暫時，安樂永劫；懈怠則偷安一世，受苦多生。況乎以淨土爲舟航，則何愁退轉？又得無生爲忍力，則何慮艱難？當知地獄罪人，尚發菩提於往劫；豈可人倫佛子，不立大願於今生？無始昏迷，往者既不可諫；而今覺悟，將來猶尚可追。然迷而未悟，固可哀憐；苟知而不行，尤爲痛惜。若懼地獄之苦，則精進自生；若念無常之速，則懈怠不起。又須以佛法爲鞭策，善友爲提攜；造次弗離，終身依賴，則無退失之虞矣。勿言一念輕微，勿謂虛願無益；心真則事實，願廣則行深。虛空非大，心王爲大；金剛非堅，願力最堅。大眾誠能不棄我語，則菩提眷屬，從此聯姻；蓮社宗盟，自今締好。所願同生淨土，同見彌陀，同化眾生，同成正覺。則安知未來三十二相，百福莊嚴，不從今日發心立願而始也。願

與大眾共勉之。幸甚幸甚！